

辽宁值得深情书写

我们遇见了更生动的辽宁
——本报记者对话辽大青年学子

本报记者 吴丹 刘臣君 刘海搏 朱忠鹤

以深情为名 进行一次文学田野调查

内容提要 这是一场历时半年的辽宁文学追踪之旅。我们走访了100多位辽宁作家、诗人、散文家，深度阅读了80余部作品，走遍全省14座城市。从今年1月到6月，《辽宁，值得深情书写》特别策划共推出14篇整版报道，探寻辽宁文学创作者如何用文字雕琢乡土风貌、书写城市灵魂。

在报道收官之际，报道组成员带着半年来的观察和感悟，与辽宁大学青年学子展开面对面交流。从文学现场走进当代文学课堂，一场关于地域书写、精神原乡与文字力量的深度对话，碰撞出炽热的火花。



以地域书写为引
展开一场对文学本质的对话

以地域书写为镜，我们照见的不仅是城市的轮廓，更是时代变迁中人的精神图谱。当报道组成员将这些鲜活的采访故事娓娓道来，现场的氛围从单纯的技法探讨，逐渐转向对文学本质的深层叩问。

记者刘海搏分享了采访定居上海的抚顺籍作家赵松的感悟。赵松说，离开家乡后，对这里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。每一次回来看到路边的景物，小时候的记忆就瞬间涌了上来，这是一直待在家乡体会不到的。

另一个引发热烈讨论的话题，是“草根创作”的价值。有学生注意到，报道中提到沈阳的基层文学“不是怀旧独白，而是鲜活生长的草根现场”，这些非职业化的作家，在地域书写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？记者吴丹认为，“无意识的母题”在各个城市的书写中都有共同逻辑根源，那就是对脚下土地最本真的情感投射，这种朴素的母题情怀是将个体内心

以一堂课为火种
唤醒血脉深处的文化自觉

“这组报道是带有文学地理学标签意义的田野调查。4位记者认为作家的书写值得用深情两个字去铭刻，其实他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深情讲述他们热爱的事业。这种扎根一线的采访本身就是最好的地域书写实践。”辽宁大学文学院教师郑佳说。

报道虽已收官，但关于如何以文字锚定乡土、以笔触温暖人心的思考，仍在读者心中持续发酵。“报道诠释了不同的城市精神，让省内不同城市的人、其他省份的人也得以窥见这片土地的一角。”辽宁大学国学院学生宋杨说。

国学院学生韩牧彤是西北人，他特意写来课后感言：“我忽然想追问：当辽宁的作家们写下森林、港口、工厂与雪原时，他们的笔底是否有一条共同的暗脉？这些文字——山河之间的海港、一桶桶沸腾的铁水，各有各的色彩，可合在一起，竟让我感到一种奇异的整

体的幽微褶皱与土地记忆紧密相连的情感共鸣。刘海搏分享了采访一位朝阳农民作家的背后故事：“她把她写的散文发给我看，我都看哭了。她小时候生活经历非常坎坷，但她现在过得非常满足。我问她是什么让你觉得那么满足？她说，我写一首诗歌、写一篇散文，就觉得我释放了。”

一位葫芦岛市的读者看完策划报道后，专门去找作家周建新笔下写的兴城“大力社”，去了才发现原址和周边的平房已经拆了。但那个消失的空间却在脑海里重新建造起来。这个例子或许可以回答现场一位学生的提问：“地域书写在短视频时代还有什么价值？”短视频拍不出消失的重量，但文字可以。地域书写的价值，恰恰在于它为快速变化的时代保存了精神底片。记者刘海搏引用一位受访作家的话赠予青年学子：“文字工作者不能达到科技进步的上限，但我们可以保留最后一块温暖的栖息地。”

体感：那是一种在严寒中抱团取暖、在荒芜中硬生生开出花来的生命态度。辽宁文学的底色，或许就是这种热与冷的极致拉扯；外在是冰天雪地的凛冽，内里却是从不冷却的肝胆。它从不追问你从哪来，也不急着让你归属，它只是用风雪、炉火、鼓点和汽笛，默默地告诉你：你站在这片土地上，你就是“咱”。感谢这场讲座，让我在西北与东北的交界处，找到了第二故乡的魂。”

活动结束时，报道组将长篇小说《老滩》等辽宁地域书写的代表作赠予学生们，这份来自文学现场的馈赠，不仅是对过往经典的致敬，更是对未来创作的期许。当年轻的手掌触碰到那些带着体温的文字，辽宁大地的呼吸便通过纸页传递而来，唤醒了一种潜藏于血脉深处的文化自觉，激励着新一代写作者接过火种，在时代的洪流中继续书写属于辽宁的深情篇章。

题予以推介，多位知名作家、文学评论家也对这组策划的时代价值和节点意义给予高度评价。“报道做了一件有文献价值的工作，梳理了辽宁城市文学代际传承的线索。”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教授张维阳说。更有读者通过这组报道，发现了身边被忽略的人文风景，留言分享自己读后的感动。“看完报道才懂，作家笔下的一草一木都藏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。”从广州返乡创业的沈阳人刘红军说。

“这次采访让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，地域书写不是地理志，是一个写作者跟脚下的土地反复确认关系的过程。”记者刘臣君分享了自己采访营口与朝阳两篇报道的心得。

这种扎根，最终在报道中凝结为对辽宁城市文化基因的精准解码。以锦州篇为例，记者

朱忠鹤透过“三色经纬”讲述了地域书写如何真正扎根。“深入了解地域的文化背景，你才能理解作家为什么这么写他所在的城市。”他特别提到作家讲述的鸡群归巢的小细节：最后一个回到窝里的是等级最高的。“这个细节如果没有切实的生活感受，是写不出来的。”朱忠鹤说。

“这些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——特别爱自己的家乡。那种热爱也感染着我们。”记者刘海搏说。有学生提问：辽宁的江河在地域文学中呈现出怎样的形象与气质？刘海搏以鸭绿江为例讲了自己的体会：“鸭绿江承载着英雄的气质，但我没有着重写特别宏大的历史，反倒被一位作家的细节描写打动了——他说他家就住在鸭绿江对面的楼上，在14楼往下看，总能看到江边小贩摆摊。一位小贩在收摊前，总会轻轻擦拭江边的志愿军雕像。所以我觉得，所有的江就是奔流向前的形态，但更重要的是人赋予它的气质和精神。作家的书写之所以动人，更在于江河跟当下人生活的结合。”

解码“深情”的
5个关键词

本报记者 吴丹

赤：烽火淬炼的精神底色

红色，是辽宁文学最鲜明的一笔。从锦州走出的作家萧军，1935年在鲁迅扶持下出版长篇小说《八月的乡村》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正面描写东北抗日联军武装斗争的史诗之作。鲁迅曾盛赞这部作品，称其是“抗争的文学，战斗的号角”。

红色基因在辽宁文学的代际传承中从未断裂。锦州作家刘春华以作品《锦州的苹果红了》将“苹果”意象升华为红色文化符号；白雪生的《我的锦州我的国》将锦州革命历史嵌入中国近代史长河。葫芦岛作家群对抗战历史的集体书写也并非偶然。作家周建新在酝酿《锦西卫》长篇小说创作时在钢屯镇进行实地走访与史料收集，他说，在这里，真真切切地触摸到血是怎样染红这片土地的，从老人们泣不成声的讲述中，从身临其境的考察中，几乎能找到镇里的哪一寸土地流的是谁家的血。

蓝：工业文明的钢铁脊梁

蓝色，是辽宁文学中机器与汗水的颜色。一批批扎根鞍山、本溪、抚顺、锦州的作家，将轰鸣的车间、沸腾的铁水与质朴的劳动者，熔铸成地域文化中最为坚实、最具时代性的印记。上世纪50年代，草明、舒群、于敏等作家扎根鞍钢，深入矿山、驻守车间，与工人并肩劳动，以笔为犁，掀起了描绘工业建设与工人生活的创作浪潮。

抚顺的煤矿文学则呈现出另一种深沉的墨蓝——那是地下深处的“乌金”之色。本溪作家以“锻钢火为骨，揉山河成琴”的姿态，为这座刚硬与柔情交织的山城谱写文学乐章。锦州作家李铁等人的工业题材书写，则记录了从新中国工业奠基到改革开放转型的完整历程。

金：黑土地的乡土根脉

金色，是辽西大地上麦浪与玉米地的颜色，也是“土味”文学中最质朴的光芒。葫芦岛作家周建新用“土味”形容家乡的味道——这里的“土”并非俗气，而是承载着辽西大地的厚重。绥中农民作家李惠文1962年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小说《三人下棋》，带着一身泥土气息闯入文坛，被称作“辽西赵树理”，开创了辽西乡土文学的先河。

而在朝阳小凌河流域，乡土书写呈现出一种令人震撼的“群体性”力量。农民作家周莲珊游走在锄头与笔杆之间，魏泽先的散文里带着红山土的腥气，陈雨飞的字里行间飘着玉米地的香。这群“一手拿锄头、一手握笔杆”的写作者，用最质朴的文字描绘着乡村生活的点点滴滴。

绿：河海之间的生态书写

绿色，是辽宁大地上河流与湿地的颜色，也是一种正在生长的文学气质。盘锦的“辽河口作家群”是这种气质的典型代表。他们跳出单纯的文学抒情，踏遍城乡街巷、古埠遗址、苇荡湿地、油田矿区，把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研究深度融合。作家杨春风用大半年时间走访盘锦所有乡镇和重点村屯，在田间地头听老农讲古，在档案馆里寻觅关于这片土地的信息。在各方的推动下，“辽河口文化”成为盘锦市的地域文化符号。

营口作家写辽河，写的是冲积平原上的沙碛与芦苇荡——那是童年记忆的底色。丹东作家写鸭绿江，写的是碧水两岸的烟火与守望。辽宁的江河在文学中从来不只是地理符号，而是一个个有温度、有记忆的生命体。

墨：千年文脉的历史纵深

墨色，是辽宁文学中历史的沉淀。辽阳，这座有着数千年历史的“东北第一城”，作家群以“史心”铸“文心”。钟素艳在《我的襄平我的城》中登临燕州城、探访汉魏壁画墓，从《庖厨图》《宴饮图》中还原汉代辽阳的烟火气息。李大葆的《弦歌辽阳》从饮食、民俗等细微处钩沉古城文脉，一席“襄平宴”串联起从汉魏到明清的饮食变迁。朝阳的红山文化、阜新的契丹历史、葫芦岛的辽西走廊——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“墨色”，那是时间在土地上写下的密码，等待着一代代作家去破译、去传承。赤、蓝、金、绿、墨——五种颜色，交织出辽宁文学的五彩图谱。它们不是彼此割裂的标签，而是彼此滋养的精神血脉。从萧军的抗战烽火到草明的工业号角，从李惠文的乡土幽默到辽河口作家的文化深耕，辽宁的地域书写始终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：如何在时代变迁中坚守本土文化的精神内核。

本文图片由本报记者何书凝摄（制图：董昌秋）

专家评

张维阳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

报道最值得称道的地方，在于清晰地梳理了辽宁城市文学代际传承的线索。从萧军、草明等现代文学前辈的开创性书写，到“铁西三剑客”、鬼金等新生代作家的接续探索，一条贯穿几代人的精神脉络被完整勾勒出来。这样的梳理提醒我们，每一代作家都带着自己的时代命题和美学追求。

津子围 省作协副主席、作家

“辽宁，值得深情书写”系列报道让更多人看到，辽宁绝非一张平面的地域版图，而是一块层累叠加、肌理丰富的精神场域。千万年历史脉络与剧烈的当代转型在此短兵相接，为写作者提供了极具痛感与张力的文学命题，值得创作者沉潜下来，以生命去感知这片土地。

赵亮 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

空间化的叙事框架，让“辽宁，值得深情书写”系列报道完成了一次对辽宁文学版图的系统性重塑。它以“城市”为叙事单元，在地域流转间展现出辽宁文学复杂而丰厚的肌理，让读者得以在地理坐标中重新看到辽宁文学的丰富性与内在张力，也为每座城市赋予了专属的文学气质。

胡哲 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

大文学观是“重构文学边界的全新认识”。而“辽宁，值得深情书写”系列报道，正是将文学作为媒介激活地域文化属性，让散落于辽宁各地的笔墨力量汇聚成文化合力，证明在厚重的土地上，永远值得深情落笔。“辽宁，值得深情书写”系列报道不仅是14座城市的文学档案，更是写给辽宁振兴的精神长卷。